

杜詩言志



杜詩言志卷十一

佚名

題桃樹

小徑升堂舊不斜。五株桃樹亦從遮。高秋總餽
貧人實。來歲還輸滿眼花。簾戶每宜通乳燕。兒
童莫信打慈鴉。寡妻羣盜非今日。天下車書正
一家。

儒者動言天地萬物爲一體。而皆未曾說得

明白諦當。惟西銘一篇略見大意。然亦說個體段腔子。不能盡其情實。必若吾師所言。老安少懷。方爲曲盡。然而學者領畧。尙爲隔膜。一層。此亦如晦堂問涪翁無隱義。反覆舉似。終不謂然。俄而木樨香過。晦堂曰。聞乎。曰。聞。曰。吾無隱乎爾。涪翁言下大悟。吾於此亦云然。蓋說天地萬物爲一體。如橫渠所云。父天母地。推而至於窮神知化。非不謂然。然而只

說得理解如是。而此情厥然不動。便是說老
安少懷。在大智量。便是體貼得去。若在尋常
知能行習。便不能理會。惟讀先生此詩。則一
歌一咏。躍然言下。桃樹礙路。從他去也。高秋
餽實。人同樂也。來歲輸花。與時行也。簷通乳
燕。遂生養也。莫打慈鴉。無忌刻也。總而結之
曰。當是時也。勿令天下尙餘中谷之離女。亦
無萑苻之多盜。我且與之共游胞與。以樂我

襟抱云爾也。故曰：一人之致中和，可以致位育者，此也。獨是少陵所學，未必至是，毋亦曾點之春風沂水也歟。

登樓

花近高樓傷客心。萬方多難此登臨。錦江春色來天地。玉壘浮雲變古今。北極朝廷終不改。西山寇盜莫相侵。可憐後主還祠廟。日暮聊爲梁父吟。

莊子云造物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蓋言大化如飛颺飄轉一例吹送不管人家好歹以一人言之則任其異樣顛連困苦而他春光如故以一家言之則任其異樣流離死喪而他春光如故以天下言之則聽其異樣兵戈殺戮而他春光亦只是如故所謂錦江春色之來全不顧玉壘浮雲之變也故當此萬方多難之時而高樓之花自近登臨者不能從時

而玩反以目擊而傷心。此固有心世道者所
貴有康濟之業者也。獨是旣不見用而從旁
盱衡時事。則見國家景運猶長。不至改革爲
寇盜者。亦應悔禍。莫更侵陵。所恨者人君孤
立絕無輔弼之臣。若或有如諸葛其人者。則
能尊顯其君。雖沒世而後。人心猶且思之。爲
之廟祀不絕。而況乎其在當世耶。此梁父吟
之所以動人思慕也。

送韋諷上閬州錄事參軍

國步猶艱難。兵革未衰息。萬方哀嗷嗷。十載供
軍食。庶官務割剝。不暇憂反側。誅求何多門。賢
者貴爲德。韋生富春秋。洞澈有清識。操持紀綱
地。喜見朱絲直。當令豪奪吏。自此無顏色。必若
救瘡痍。先應去蝨賊。揮淚臨大江。高天意悽惻。
行行樹佳政。慰我深相憶。

先生遙同元次山。春陵行序謂得結輩數十

公參錯天下則少安可得矣。此則以此意勉
韋錄事。是時州縣殘破。不勝賦稅。而諸使符
牒徵求。稍緩卽遭貶削。故務割剝以媚上者。
不暇計及於疲民之反側也。然賢者別有清
識。操持紀綱。獨行直道。則豪奪屏跡。而瘡痍
可起矣。觀少陵揮淚贈別。純以古誼相期許。
悽惻之意。眞足以動高天。豈時賢之所能及
哉。

立秋雨院中有作

山雲行絕塞。大火復西流。飛雨動華屋。蕭蕭梁
棟秋。窮途愧知己。暮齒借前籌。已費清晨謁。那
成長者謀。解衣開北戶。高枕對南樓。樹溼風涼
進。江喧水氣浮。禮寬心有適。節爽病微瘳。主將
歸調鼎。吾還訪舊邱。

此先生自明幕中之樂。雖蒙嚴公之高誼。而
非其志也。言今者來此絕塞。更在流火之時。

地已偏矣。歲又晚矣。當此蕭蕭之飛雨。動華屋之高秋。不能無窮途暮齒之感。雖愧知己之誼。託意前籌。然絕無老成深遠之謀。徒多此清晨之一謁。故解衣北戶。高枕南樓。尸居宴寢之外。但有納涼聽潮而已。是以禮數雖寬。而吾心則別有所適也。蓋當此秋氣漸爽。衰病稍瘳。庶幾乘主將歸朝調鼎之時。吾仍駕一葉之扁舟。下荆門。適洛陽。以訪吾杜曲。

之舊邱乎。自古高曠之士，最難於束縛，故得志卽思坐朝堂，進退百官，不得志卽思採於山，釣於水，帷幕非其意也。故少陵云然。

院中晚晴懷西郭茅舍

幕府秋風日夜清，澹雲疏雨過高城。葉心朱實堪時落，階面青苔先自生。復有樓臺銜暮景，不勞鐘鼓報新晴。浣花溪裡花饒笑，肯信吾兼吏隱名。

舊書載少陵器度褊躁。嘗醉登嚴武牀曰。嚴
挺之乃有此兒。而嚴不爲忤。新書則有冠鉤
於簾之說。愚按新說自誕。而少陵之不樂居
於幕中。則自前篇已見。而此則尤其顯著者
也。蓋武雖不爲忤。而幕中多人。率皆年少無
識之輩。彼其效媚於嚴。而不悅於少陵者。比
比安能曲體嚴公之意。致敬於少陵。以前輩
事之耶。則輕纖儇薄之態。固有不堪與處者。

故託晚晴之喻而作此詩言我爲嚴公欸留
於幕中毫無所事惟日與夜見此秋風之清
吹此澹蕩之雲蕭疏之雨過此高城而已夫
無事而食非義之許我已如葉心之朱實正
堪隨時而落自尋去路以求安適而無如此
階面一種浮薄之流如青苔者先自種種變
幻芸生然則我之在此萬不可留已如汲汲
然之暮景雖暫銜於樓臺之上勢不久處又

何勞爾喧喧攘攘之如鐘鼓者。更爲我報新晴也。然我豈畏若輩而去哉。我蓋自畏我浣花溪裏之花。出而笑我。謂我何人耶。旣名爲隱。又欲兼名爲吏耶。此我之所不能自解者耳。

到村

碧澗雖多雨。秋沙先少泥。蛟龍引子過。荷芰逐花低。老去參戎幕。歸來散馬蹄。稻粱須就列。榛

草卽相迷蓄積思江漢。頑疏惑町畦。暫酬知己
分。還入故林棲。

到村言自幕中歸。而到村也。看他語語俱寫
得歷落而喜。雨後潯淖而秋沙翻。自少泥。一
可喜也。蛟龍引子。亦有天倫之樂。荷芰花低。
亦見錫類之慈。二可喜也。然則老參戎幕者。
何不可散馬蹄而歸乎。雖暫爲稻梁而就列。
難長辭榛草之相迷。然旣積江漢之遐思。寧

復惑疏頑之畦町。我蓋將還入故林以棲矣。
其所以未能遽往者。不過以暫酬知己之分
耳。吾何嘗一日忘歸哉。

倦夜

竹涼侵卧內。野月滿庭隅。重露成涓滴。稀星乍
有無。暗飛螢自照。水宿鳥相呼。萬事干戈裏。空
悲清夜徂。

此悲清夜之不能爲歡也。人生所最難得者。